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The Social Animal

社会性动物

(第九版)

E·阿伦森 著
邢占军 译 缪小春 审校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社会性动物 (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Social Animal, 9th Edition
by Elliot Aronso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WORTH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Boston.
Copyright © 2004 by Worth Publishers.
本书原由 Worth Publishers 在美国首次出版。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图字 09-2006-877 号



E·阿伦森 著
邢占军 译 缪小春 审校

The Social Anima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性动物:第九版/(美)阿伦森著;邢占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
(心理译丛)
ISBN 978-7-5617-5663-8

I. 社… II. ①阿…②邢… III. 社会心理学—研究
IV.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7566 号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 社会性动物(第九版)

撰 著 E·阿伦森
译 者 邢占军
审 校 缪小春
项目编辑 彭呈军
文字编辑 彭呈军
责任校对 赖芳斌
封面设计 高山
版式设计 蒋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三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5.5
字 数 503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6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663-8/B·347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感谢读者在“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前驻足和浏览。

我们为什么要译介和出版这套丛书？

学术会通时代。科学与技术从来都在为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助跑，这在我们身处之时代尤为显著。在这新纪喷薄、百业腾骧、中华数千年文明将再现辉煌的历史时刻，中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有所作为。

心理学正日益走近和踏入我们的生活。目前它几乎已成“热学”。林林总总冠以“心理学”名谓的出版物不断更新着书店和读者的书架。心理学不再神秘。但也不必讳言，从“心理学”这棵大树繁衍开来的过度茂密的枝蔓，使其主干倒显得有些不明了。严肃的心理学工作者应该做些修枝整叶的工作。没有心理学主干的承托，心理学之树的常绿是不能长久的。培本固干是本译丛的宗旨。

我们的目光还应看得更远。国内外均有学者断言，心理学将成为 21 世纪的“显学”。我们同意这一观点。这并非心理学家的自大，某种意义上，这是科学发展史的必然走向。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自身奥秘的科学，即使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所谓“前科学”的粗放时代，人类就已开始或一直在关注自身（我）。先哲们深刻的理性思考中蕴涵着无数实质为心理学的问题。仅就“知”的领域而言，以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的理论分析，所谓“格物致知”，实际包含着一种“双向建构”的过程。人类的知识，不管是群体，还是个体，其构成都是这一双向建构的产物，即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自身的认知结构也得到了提升，而且，人（类）又不断使用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锤炼的“认知结构”这一利器，反身解剖自己的认识（甚至包括认知结构本身），并及于其他专属于“人”的领域——意识的、思想的、情感的、人际的、个性的诸多方面。这种自我解剖的功能，唯有“地球上最美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才能做到，它是人类精神的本质所在。而且，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自觉和深入。心理学地位的日益凸显正是与此相伴随的。

当今社会的发展已为之提供了许多佐证。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紧迫呼唤科学心理学的介入,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大厦须以“人”为支撑点。以现代人的智慧、理性、道德和情操,才能真正构成现代的文明。这对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来说,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试看:当人们惊呼知识濒于“大爆炸”之时,必然更期望破解知识获得过程之谜以实现真正的学习的革命;当教育终于从应试模式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回归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时,就更要求教育的过程符合人才成长的自身规律;当培养新一代学子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大业时,充分发掘智力的潜能和探索其有效的培养途径必然更显重要。人们面临的问题似乎也更多了,例如:当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特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时,如何才能保持人们自身的健康身心和塑造健全的人格?当现代生活的压力在人与家庭、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注入了新的特征时,如何正确处理这些关系以达于彼此的和谐与适应?当本由人所创造和发明的外化的技术却在与人的颀颀中,显现出凌驾于人的态势时,如何重铸人的尊严和恢复精神力量的能动地位?当愈益先进的技术把人导入愈益复杂的人机系统时,究竟是“物从于人”,还是“人从于物”,或是“人物相容”,又怎样相容?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心理学作出回答。

当然,就心理学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它为这些问题所能提供的答案和解释,与人们对它的要求相比,尚有相当的距离。有学者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准科学”(Almost Science),或至少目前是如此。一来是因为心理学受到研究方法的制约,缺少有效的研究手段。例如,在脑电图的记录成为可能之前,要想研究梦的生理基础几乎是天方夜谭;二是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还受到诸多实际操作和伦理的限制。心理学不可能为了探明感知觉的关键期而人为地将婴儿幽闭于光、声隔绝的环境。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同物理、化学等纯粹的自然科学相比,心理学从来都不是那么“过硬”。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的百余年中,科学技术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自然科学各分支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为心理学研究突破禁区提供了可能。尤其是大脑和神经科学的新进展为探讨心理学的生理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社会的发展、人类自身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深入,又为打破传统的禁忌和藩篱创造了条件。另外,随着哲学(尤其是认识论)和科学发展史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比如进化论思想在心理发生发展中的应用),也为心理学构筑正确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启发与指导。心理学的研究无论从方法还是从内容看,都已今非昔比。自冯特创立科学心理学至今,心理学度过了发展的婴儿期,现已长成蹒跚学步的幼童。唯其尚幼,才会有21世纪青春可期。心理学已成为当今蓬勃发展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终将在科学之林尽

显风骚。

让我们再把视线收至当代。一个不讳的事实是：由于近代科学心理学发端于西方，西方学者比我们稍稍领先了几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是积极的拿来主义者。我们希望从一种多元的视野中，以某种开放的气息，吸纳他人之长处，此所谓“大道多容”的心态，当为今日中国学人所取。

当然，我们在做这件“拿来”的工作时，应该保持一分清醒，这又与心理学的学科特色不无关系。心理学是一门既具一般性，更具多样性的学科。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上，心理学以揭示此规律为己任。多样性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多样性。心理现象并非缥缈之物，它是在人的诸多实践领域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实践活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它必然分枝繁茂，且多有交叉。另一多样性则与文化有关。不同的文化势必会在它们所研究和表述的心理学上打上各自的烙印，甚至在心理学的基础部分也难以避免，在那些与社会文化关系密切的领域则更是如此。这样说并不否认其普遍性。规律的普遍性和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的共存关系，恰如生物体基因型和表现型的统一。

因此，心理学也许是一门最具多样性的学科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在各个重要的心理学分支领域，产生了一些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心理学流派，出现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的心理学家及其代表性著作。在最能体现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基础心理学部分，更诞生了一批成熟的、经受了时间考验的专著。所有这些，均应被视为人类知识库中的财富。把它们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可为中国的心理和教育工作者打开一扇瞭望当代心理科学发展现状和研究成果的窗口，从而更好地把握心理科学的发展脉络。我们认为，这无论从促进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提高中国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的整体水平，壮大我们的学术队伍，还是从推广、普及和深化心理学知识在智力开发与训练、人才培养与评估、人事与组织管理、心理健康与教育等实践领域的运用，都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因此，基于上述种种思考，选译当代西方心理学名著的想法就自然产生了。而且我们设想，它应是一套成系列的丛书，其范围应尽可能地涵盖各个主要的心理学领域，以名家名著为取材对象，以学术性和权威性为入选的标准，试图使读者能从这套丛书中形成关于科学心理学的“主干”形象，并为当前国内心理学界的研究提供借鉴与指导。我们的这些想法首先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教授中酝酿并取得共识，旋即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赞同，继而迅速组成了选编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基于出版同类丛书国内尚无先例，为慎重计，我们又拜访了中国心理学界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陈立、荆其诚、张厚粲、王甦教授，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出版这套丛书的计划均表肯定与赞许，且欣然应允担任丛书的顾问。

他们还对选编工作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原则和建议,一再鼓励我们要把“好事做好”,其语殷殷,其情切切。无疑,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

本套丛书名曰“当代”,具体指近十余年来的作品,或是问世稍早,近年又再版流行者。时间是判断学术著作之生命力的良好尺度。但立足“当代”,与判断名著的时间间距的要求,两者之间显然是矛盾的。我们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平衡点。确定选择的时限不超过20世纪80年代,就是对两者的兼顾。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作品的内在学术价值的把握。这正是编委会的工作重心所在。因此,那些既反映某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对后继的学科发展具有前瞻性启示意义,且为当今学者所公认的有影响的作品(含某些成熟的基础心理学的教科书),为本丛书的选择目标。全套丛书容量约25种,内容涉及教育与发展心理学(含智力理论)、普通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方面,在三五年内陆续出版。

现在,从动议至今仅及年余,“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的首批作品就奉献于读者面前了。选编委员会和译校者都尽了全力,当然不足之处终所难免。我们诚恳期盼心理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在此译丛成书之际,我们尤其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出版社领导人的远见和决断使丛书得以迅速面世。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副总编辑阮光页教授还亲自参加了选编委员会选编工作组的工作,从而保证了选编委员会工作的高效运转。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

最后,我们想表达我们全体选编委员会同仁们最诚挚的愿望,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最核心的初衷:今日播种西方译丛,为的是来年收获中国的名著!随着新世纪曙光的到来,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高歌猛进,中国的心理学家既有能力也有信心,贡献于世界科学与文明更多创造性的成果。我们深信,待以时日,“当代中国心理学家名著译丛”也会出现于西方!

“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选编委员会

1999年10月15日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1970 到 1971 年,我应邀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在这一年里,我获得了所有可能的支持和鼓励,可以自由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可以肯定的是,我不需要对这里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负责。中心坐落在一座美丽的小山上,离我钟爱的城市旧金山大约三十英里的行程,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点自己的事情,于是我决定撰写这本书。置身于美丽的乡下,而且又毗邻令我神往的旧金山,为什么我却要将自己关在一间斗室里去撰写这样一本书呢?并不是因为我发了疯,也不是为了钱。如果说有一个理由促使我来写这本书的话,那是因为我曾经亲口对一群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们讲,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这令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懦夫。

请容我解释:我们社会心理学家喜欢讲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事实上它的确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当然,至少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开始,敏锐的观察者们就已经对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些引人关注的断言和振奋人心的假说,但是直到进入 20 世纪,这些断言和假说才受到了严格的检验。据我所知,第一个系统的社会心理实验是 1898 年垂普勒特(Tripulett)完成的,他测量了竞争对成绩的影响。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则诞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主要是因为有了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以及他的那些出色的学生们的推动。同样值得关注的一个有趣事实是,尽管早在约公元前 350 年亚里士多德就首次提出了有关社会影响和说服的一些基本原理,但这些原理直到 20 世纪中期才得到了卡尔·霍夫兰德(Carl Hovland)和他的同事们的实验检验。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声称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则又会陷入因极力逃避而带来的自责之中——这无疑是在恳求人们不要对我们抱太大的期望。尤其是在运用已有研究成果来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时,这样说可以使我们推脱应负的责任,回避潜在的风险。从这层意义上讲,声称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无异于声称我们还不能够讲出任何重要的、有用的或者有关的(假如读者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过分的词)东西。

本书力图问心无愧(尽管也有些诚惶诚恐)地阐述社会心理研究对于解决困扰当代社会的一些难题的重要意义。本书的大部分材料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但大多数实例和例证却来源于当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偏见、宣传、战争、精神错乱、攻击、骚乱以及政治动荡。这种两重性体现了我本人所持的两个偏向——这些偏向也是我情有独钟的。第一个偏向是,实验方法是我们理解复杂现象的最好方法。科学的自明之理在于,真正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是重构:也就是说,要真实地理解是一事物导致了另一事物,仅仅靠简单的观察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责任创设一种事物以便确定它的出现的确导致了另一事物的出现。我的第二个偏向是,要确定通过实验所发现的因果关系是有效的,唯一途径便是将它们从实验室带到现实世界中去。因此,作为一名科学家,我愿意在实验室里工作;然而作为一介平民,我又希望获得一扇观察周围世界的窗户。当然,这扇窗户也是双向的:我们也可以经常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一些假设。我们可以在实验室“纯净”的条件下对这些假设进行最充分的检验;而且为了尽可能防止我们的想法变得“纯净”,我们会尝试着将实验室中的发现通过这扇窗户带回到现实世界,以检验它们能否站得住脚。

所有这些都隐含着我的一种信念,那就是社会心理学是非常重要的,即社会心理学家在帮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方面,可以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的确,每当我感到自我陶醉的时候,都会强化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信念,那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他们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而又有有益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增进人们对诸如从众、说服、偏见、爱、攻击等一些重要现象的理解而实现的。既然我的这种隐秘的信念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对后面的章节我所能允诺的也只能是尝试着决不强加给读者。我宁愿让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自己做出判断:社会心理学家是否已经发现或者能够不断发现某些有用的(而远非极其重要的)东西。

与其他版本的社会心理学书相比,本书是简略的,这也是有意而为之。我们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人们踏入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本简要导论,而不是一部有关研究和理论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出于简略的原因,我不得不有所选择。这可能意味着会有一些传统的主题在我所选取的范围之外,而我所选取的一些主题也未必能够穷尽所有的细节。由于我期望本书尽可能做到既简略又通俗易懂,这便给写作带来了困难。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做一名“新闻评论员”,而不是一名“记者”。例如,对于许多争论,我并没有全部加以叙述。我宁可采用自己的判断,对当前本领

域一些最为确切的说法加以专业化的(同时,我也希望是公正的)评价,并且尽我所能将其阐述清楚。

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是出于对学生的考虑——本书是写给学生们的,而并非写给我的同行们的。如果说在将近四十年的大学教学中我懂得了一个道理的话,那就是,尽管全方位地进行详细的阐述对同行们可能是有用的(而且有时甚至是令人着迷的),但对于学生们来讲则可能是索然寡味的。学生们实际上询问我们的可能仅仅是现在几点了,而我们却硬给他们搬出一张标示世界上不同时区的地图、从日晷到最先进的计算机记时方法的历史、对祖先的钟表构造的详细描述。等到介绍完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已经对问题失去了兴趣。没有比讲出所有问题的所有方面更保险的了,但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厌烦。尽管我在此讨论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但在下结论时却没有丝毫的犹豫。一句话,我已试图做到简略而又不失公允,尽力简要清晰地展示复杂的材料而又不过于简单。只有读者才能确定我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切。

1972年我完成了本书第一版的写作,当时我认为自己已经结束了这项工作。这是一种多么天真的想法。1975年初,我不太情愿地决定对本书进行第一次修订。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不仅仅在社会心理学领域有了一些新的激动人心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从1972年冬天我在发黄的纸笺上结束第一版写作以来,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在此仅仅列举其中的几个事件:一场残忍的、筋疲力尽的、导致分裂的战争结束了;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位副总统和总统被迫蒙羞下台;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明显地对国民意识产生影响。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心理事件。居于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懒虫不得不(带着长长的叹息)承认,任何一本想要与人们的(你们的和我的)生活相关的书,都必须力争做到与我们的时代同行。

毋庸讳言,一次修订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大家所看到的,事件的进展迫使我每隔三到四年就对本书修订一次。另外,不仅社会事件在迅速地变化,作为一门充满生机的科学,社会心理学也不断地推出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概念和新发现。如果不能跟得上研究的进展就会对那些真诚的学生们造成损害。但在这里,作为作者必须分外谨慎。因热衷于追求完全的时髦,教科书作者可能会舍弃一项相当完美的研究,而其原因仅仅是这项研究是在十年前完成的。

事情往往是这样起作用的:作为作者,我们希望保持经典的材料同时又希望增加自上次修订以来新出现的一些研究。但我们不希望书变得越来越厚。一些东西已经成为过去,因此,在多数教科书中,许多好的研究会渐被忘却,不是因为它们已被更好的研究所代替,而仅仅是被一些较新的研究所代替。这可能给人们造成该

领域缺乏连续性的错觉，即在经典与最新研究之间很少有其他的研究，这是一种可怕的误解。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一直在尽力解决这一难题。除非新的研究有助于增进人们对所讨论现象的理解，我总是坚决拒绝用最新的研究来取代那些较新的研究。在第九版中，我介绍了大量的新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在过去的五年里完成的。但我必须马上补充说明的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确是新的，而不单单是最近的。我期望本版《社会性动物》仍然保持原版简洁的风格，其中的内容是最新的而又不遗弃晚近那些优秀的研究。



致 谢

封面上的署名显示我是本书的唯一作者，本书的全部写作以及绝大部分构思也的确是由我本人完成的。因此，如果说本书有任何疏漏，自然要由我来承担，如果你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感到恼火，也应该将账算在我的头上。同时，我也想坦言几乎没有一项工作完全是由我自己完成的：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许多人贡献了他们的知识和思想，我愿意借此机会，对他们所给予的慷慨帮助，表达由衷的谢意。

在本书第一版写作的过程中，维拉·阿伦森(Vera Aronson, 我的妻子)和爱伦·博施德(Ellen Berscheid, 我最出色的学生之一)给予了特别的帮助。她们不辞劳苦逐页逐行地校对原稿，提出了不计其数的建议和批评，对本书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她们对整个计划的热情感染并帮助我从一次次经常出现的“写作绝望”中摆脱出来。

另外一些人也贡献了他们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议。我不能一一将他们列举出来，但其中贡献最大的包括南希·阿斯顿(Nancy Aston)、伦纳德·博克威茨(Leonard Berkowitz)、戴维·布拉德福(David Bradford)、约翰·达利(John Darley)、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eedman)、詹姆斯·弗瑞尔(James Freer)、罗伯特·赫姆瑞克(Robert Helmreich)、朱迪·希尔顿(Judy Hilton)、迈克尔·卡恩(Michael Kahn)、约翰·科普兰(John Kaplan)、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和杰维·西克斯(Jev Sikes)。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做特别研究员时完成的，我深深地感谢这个出色的研究机构的那些工作人员，他们为我提供了必要的空闲和便利。

最后，我想以欣慰的心情说明，我的朋友和导师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与本书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从未阅读过书稿，而且据我所知，他甚至不

知道我在写这本书。然而,本书的面世却要归功于他。利昂是一位令人叹服的老师,也是一位高要求的典范。可以讲,我的全部社会心理学知识都受之于他,但这远未表达事实的全部。他所传授给我的要比这些知识更有价值:那就是如何去发现人所未知的事物。

1972年3月

这是本书的第九版。有人可能会讲,我的年龄已经不容我再去修订这本书了。望着本书封底的那张布满皱纹、胡须花白的脸(那正是我的脸),不由得为自己仍能够追踪消逝的时间而产生一种酸甜的感受。当我初次撰写本书时,我曾满怀深情地谈到了从自己的朋友和导师利昂·费斯汀格那里所蒙受的恩惠。不需言表,我对这位高尚人物的感激与爱戴之情始终如一。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的话,那就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这种感受更加深刻了。我喜欢做他的学生,而且我感到自己要一辈子做他的学生。1989年,利昂去世了,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他被人们深切地怀念着——不仅仅来自我们这些与他相识并深爱着他的人,而且也来自所有曾经受到过他的研究或理论影响的人们,这其中包括任何一个曾经学习过社会心理学的学生。

另外,随着本书的岁月已久以及我本人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从学生们身上受益匪浅。每隔四年,当我着手对本书进行修订时,我都会惊奇地发现这本书中已经不单单是我个人的思想了。的确,这些思想是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发展的。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有幸招到了许多出色的学生,从我1960年最初的研究助手默瑞尔·卡尔史密斯(Merrill Carlsmith)、托尼·格林沃德(Tony Greenwald)和约翰·达利,一直到最近的那些研究助手。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我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帮助。我也很愿意与一些极具天赋的同事们交流并吸取他们的思想。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两位是安东尼·普莱特肯尼斯(Anthony Pratkanis)和卡罗尔·塔瓦瑞丝(Carol Tavris),他们为本书的不断完善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此对他们的无私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定意义上讲,本书也可以视为一项家庭事业。尤其是近年来,我感到特别满意的是,自己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日渐成熟的孩子们不同形式的影响。我最小的儿子乔舒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凭着自己的资质成为一名杰出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他以极大的兴致尽力帮我掌握最新的方法和理论。特别是在本版,也就是第九版的修改中,他为我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见解和建议,甚至动笔写了一些文字。我的犬儿子哈尔·阿伦森(Hal Aronson),是一位环境社会学家,他帮助我将自己的视野从狭小的实验室转移出来。我另外两个孩子尼尔·阿伦森(Neal

Aronson)和朱莉·阿伦森(Julie Aronson),一个是圣克鲁斯市的消防员,另一个从事教育研究与评估,他们都在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他们的生活经历提醒我,社会心理学最终所追求的必须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所帮助。

最后,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本书的献词是“理所当然地献给维拉”。这里所说的维拉就是维拉·阿伦森,我将近五十年的挚友和顾问,而且今生有幸,她成了我的妻子。对于任何一个了解我们的人来讲,献词中“理所当然”这个词是多余的。由于多余是从从事教学工作所养成的一种职业病,我只能承认(带着歉意)这类多余的表述在以后的论述中肯定还会出现。

艾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

2003年3月

社会性动物

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公元前 328 年





“当代心理学名著译丛”

选编委员会

顾 问 陈 立 荆其诚 张厚粲 王 甦

选编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皮连生 朱杰人 李其维 杨治良
金 瑜 俞文钊 缪小春

选编工作组

组 长 李其维

副组长 朱杰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皮连生 朱杰人 李其维

阮光页 金 瑜 翁春敏

理所当然地献给维拉

